**回應非政府組織提交的教科文組織教育未來諮詢：國際藝術教育協會（InSEA）**

**InSEA 2050年願景：教育的未來**

*Kathryn Coleman、Jonathan Silverman、Glen Coutts、Mira Kallio-Tavin、Teresa Eça、Gabriella Pataky、Samia ElSheikh、Patsey Bodkin 和 Sahar Khalil*

譯者：InSEA世界委員洪詠善

**諮詢摘要和介紹**

本報告摘述了國際藝術教育協會 (InSEA) 焦點小組討論 2050年的教育情況的總結。該小組指出2050年可能面臨的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挑戰，並著重於視覺藝術因應這些挑戰的建議。焦點小組試圖想像 2050 年教育情景，並起重新想像知識和學習將如何塑造人類和地球的未來，以解決 2050 年教育的共同目標，其中包括學習、學習方式和學習場域（UNESCO, 2020）。

為此，我們提問：從現在起的3年裡，藝術和藝術教育將以何種方式轉變？ 藝術家和藝術教育者將如何引領此變革？他們會成為合作者嗎？我們是否能通過創造力與想像力來改變教育？ 例如，如何重新界定“學校”並且創造創新的學習空間?藝術館所和其他文化機構會成為全球化的潛在數位教學和學習空間嗎？作為一個社群，我們希望看到哪些社會、文化和技術變革？ 我們如何設想 2050 年的教育來幫助我們透過藝術形塑教育的未來。

InSEA 成立於 1954 年，旨在推廣由 Herbert Read 爵士在其開創性著作《通過藝術的教育》（1943）中首次闡明的教育模式。“通過藝術的教育”是在個人發展的各個階段學習的一種自然手段，培養對社區中人類全面智識、情感和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價值觀。最近，藝術教育者社群重新審視了Read的願景（Coutts & Eça，2020；Coutts & Eça，2019：InSEA Manifesto，2018），倡議我們的哲學立場——視覺藝術是一項基本人權，並且具有內在的教育價值。在我們能夠寫作或口頭交流之前，人類就會與繪畫；那是一種自然而普遍的人類活動，是一種關於探索世界、調查、交流和理解的活動。我們相信，廣泛均衡的教育是每個人的權利，並且必須為所有年齡的學習者提供機會，讓他們通過創造與好奇，在社會中與他人建立聯繫和合作（Manifold, Willis & Zimmerman, 2016; Coutts, 2013）。教育的共同目標應該是培養能夠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的負責任和有創造力的個體。我們相信視覺藝術是達成目標的自然方式。

我們將大創意視為複雜場景，例如可持續性、復原力、跨越疆界和包容性，可組織成以下主題：去殖民化學習、協作和參與式共同設計的學習、創新的學習空間、創造力和想像力。今天的學生是我們未來的教育工作者，他們將在 2050年將變革的理想付諸實踐；我們希望這次重要倡議結果將支持對教師職前和在職培育的方式進行批判性審視。倡議協作過程匯集了我們在全球各區域的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運用想像力和韌性思維，將我們的思維結合在一起，促進溝通和書寫。我們認為這樣的合作可以預見模擬2050 年的願景。

InSEA 認為 2050年西方工業化的教育結構將會過時。例如，學科劃分、時間框架、評估、年齡分組等課程教學與學習將不再滿足全球社會的需求。教育不是一門生意，學習者也不是產品。在許多文化中，尤其是西歐國家，我們看到過分強調評估、排行榜和最無益的競爭。這種對測驗的不健康的痴迷往往集中在容易於測量的事物上，因此在政治上有其一定的“價值”。在視覺藝術中，特別是在設計中，品質與特質的發展難以衡量，但對人類非常有價值，因為我們越來越多地處理所謂的“邪惡問題”（Kolko，2012 ）。視覺藝術教育能夠培養，例如，復原力、同理心、協作、堅韌和寬容。

InSEA 倡議2050 年教育的共同目標應該是培養負責任和有創造力的個體，為共同利益和保護我們的星球做出貢獻。廣泛而均衡的教育是每個人的權利：視覺藝術為所有年齡、文化和族群的學習者提供了以多種視角認識世界的機會，並使他們能夠運用想像力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 此外，為學習者和年輕人培養韌性和堅毅；具有豐富學養的研究人員，可以建立聯繫並與他人合作（InSEA Manifesto，2018）。繪畫和創作是自然而普遍的人類活動。視覺素養將在 2050 年變得不可或缺。作為全球公民，將需要繼續探索世界，使用各種媒體進行探究、交流和表達自己的理解和好奇心。

InSEA 倡議創新的學習空間或“情境”（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學校”），學習者在其中共同努力，包括不同世代間社群以促進共同利益，幾十年來，將思考、交流和合作可視化一直是視覺藝術教育的核心 InSEA 的2050年教育願景包括包含包容性和跨文化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的學習環境，學習者共同創造教育體驗。在我們對創新學習空間的願景中，原住民與傳統的學習和工作方式將與 2050 年及以後可能出現的任何創新共存。綜言之，我們認為視覺藝術、視覺思維和工藝製作（Hetland et al, 2007; Kallio-Tavin, 2018）將有助於教育全球公民和平共處並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

　　看看今天大多數國家的教育系統，我們觀察到，在最壞的情況下，教育是由競爭驅動的，受到評估系統的框架限制，不重視無法評量的領域的知識，例如，藝術通常處於教育的邊緣化領域，被指定為“軟”學科，不如“硬”學科重要。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具有更加人文主義視角的新教育範式，承認軟性與隱性知識、空間、視覺和情緒智能。到2050年，學習者將培養解決問題的技能，以生活在一個因氣候變化和游牧以生存下來的星球上，我們可以預見的未來既不穩定又充滿逆境。以下是我們認為對於2050年世界不可或缺的四個主題，我們需要學習共同生活並負責任地生活在自然生態中。

去**殖民化學習**

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對世界各地的教育產生了重大而不當的影響。我們的信念是，藝術教育可以成為重新關注平等教育場景的有力工具，這種教育場景既包含原住民和去殖民化的知識和實踐，又發展了強調平等、公平、可及性、可持續性、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包容性課程。我們相信，藝術教育將繼續在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階級歧視、能力歧視、物種歧視的教育中發揮積極作用。

視覺藝術教育是一個重視不同文化認同和主體性的學習領域，並將當地社區視為學習場所，包含原住民傳統知識和實踐的藝術教育，以及為尋求庇護者、難民和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最重要的是，藝術教育課程將從非歐洲中心的角度重寫，突破西方藝術學習的經典，並且尊重人類以外的物種，在 2020年，與其他物種共存已成為日常常態的世界中，這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在同理心教育和批判性參與下的藝術學習將引導學生在未來變得對非人類之物種的生存產生同理心（Kallio-Tavin , 2020)。

我們相信協作和參與式教學和學習策略將包含原住民的觀點和經驗。教育實踐將固有地與原住民合作，將他們的故事和歷史以及他們的教育方式納入課程。視覺藝術的多功能性和包容性將有助於共享和理解相互的跨文化學習，並提供多世代和社群參與的機會。

我們認為，學校目前沒有積極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挑戰（世界經濟論壇，2020）。我們希望有一個文化介面，一個知識系統和結構，打破和改變知識、知識的起源和故事的起源。我們希望看到藝術家、藝術教育工作者和藝術部門共同努力，與在地領導人共同設計民主教育模式。InSEA支持和傳播以社群為基礎的藝術教育和在地的教育模式與優秀示例，可以為教育實踐的去殖民化提供起點。我們肯認、慶祝、報導對在地的認識、教學和學習模式。我們強調存在多種知識體系，而不僅僅是當前許多國家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我們的信念是，必須透過非西方和西方觀點的關懷和探究，透過去殖民化知識探索對部落/社區社會的新理解。

對他人的故事展開“利益趨同原則”的深刻反思，以解開和關注去殖民化。未來的課程模式必須多元化，避免既有殖民價值觀造成的分化，才能具有包容性。了解世界的多種聲音，探索文本中未被記錄的人類生活狀況（例如隱性知識）至關重要。在地傳統中包含哪些我們需要學習的故事和知識？這些故事和知識能否幫助我們敏感地共同努力以造福人類？我們認為這些是針對未來學習重新思考的關鍵問題。

我們對教育未來的願景是多學科和方案為本的願景，為學校的藝術提供足夠的物理和時間空間。此外，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藝術教師也很重要，以藝術為本的教育研究方法和實踐驅動藝術教師；這並不是要否認藝術家的角色，而是要強調教育角色的專業性和獨特性——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教育和支持優秀的教育者需要時間，專業的藝術教師必須來自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從而反映社會結構的變化。視覺藝術的教學和學習應該被視為一種協作體驗，以鼓勵對多樣性的理解和對他人文化的尊重（和平教育）。

**協作和參與式共同設計的學習**

到2050年，我們相信教學的重點將放在共同設計的學習上。與 2020 年相比，教育將強調學生與教師之間協作和共享的綜合學習；探究將貫穿整個教育過程，通過跨學科和跨文化發現來解決共同的全球性複雜問題。正如InSEA宣言（2018 年）所說：“所有學習者都有權接受藝術教育，將他們與他們的世界、他們的文化歷史深深地聯繫起來，創造新的觀點、思考、做事和存在方式、機會與視野。”

教育者將創新地解決人類共同生活的問題，學習結合知識的探索、促進同理心、想像力和包容性，“他者”的協作體驗擴大對於何謂”人類”的理解；對社會正義、氣候變化、糧食和水資源短缺等問題的共同探索將成為每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可持續發展目標）。

學習將變成共享經驗，而不是一天中的一個單獨的部分；鼓勵整合探索和了解的認知和感官方式，設計思考，解讀圖像、區辨品質和發展敘事的視覺素養將成為學生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必不可少的溝通技巧（Eisner，2002）。 到 2050 年，教育計劃和課程模式將使公民具備自信調適的智能以及創造性的語言和非語言溝通技巧（InSEA Manifesto，2018）。

2050 年的教師將不再將知識作為一種單一先驗與確定的客體來探索，而是作為跨文化介面中的多元發現過程。傳統的無所不知的老師和學生作為被動的參與者的教學將減少。我們認同自由教育和 Paulo Freire (1969)，並推動積極轉化學習者，反對“囤積”的教育模式。協作學習環境將有參與和包容的參與者，教師是學習者，學生是教師，社區成員積極參與。每個學習者都將發展領導、與他人有效合作以及獨立工作的能力。教育者將培養知識的“建構”，為美感經驗和同理移情的敘事創造空間，理解人們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價值觀（Silverman，2016）；對自然環境的敏銳觀察和關心，以及對不公正的感知和反應，發展有意義的教學。

**創新的學習空間**

InSEA 認為，2050 年的學習空間將反映一種教育方法，包括學習者的主動和協作參與、去殖民化課程、包容和多元化的發現過程，以及培養想像力和審美感知。學習環境的設計將發展“共同利益”和全球行動的理解。學校作為教育中心將為學習者提供社區、地球上物理空間、數位文化之間移動的便捷通道。

2050 年以後將有多元“學校教育”方式。創新的學習空間不僅具有包容性、跨文化和創造性，還將反映學習者設計、共同設計和共同創造教育環境的創業思維。教室的概念將被設想為更像一個工作室，這些可能是移動的工作室空間將充滿探索世界和諮詢複雜問題的機會。創新的學習空間將通過探訪各種媒材、遊戲的物件和人造物進行藝術探究。對於學習者來說，擁有一個物理結構、空間和時間來進行團體學習，學習空間成為一個永久、可持續和開放的結構是很重要的。

學習者需要以多種方式接觸知識、經驗和素養。到 2050 年，透過藝術，教育界可運用批判性思考和創造性地回應當地和全球社會文化背景，培養敏銳的觀察能力、調適、試驗和協作將變得越來越重要（Eisner，2002）。

**創造力和想像力**

縱觀歷史，人類通過利用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來面對無法預料的挑戰而生存和繁榮。InSEA 相信，要在 2050 年創造一個包容、協作、彈性和可持續的世界，需要培養想像力。到 2050 年，無論採取何種形式的教育，都需要批判性地、直觀地回應當時的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問題。當我們承擔起共同生活和保護地球的責任時，我們需要釋放我們的想像力（Greene，1995）並設想不同的觀點。 2050 年的學習環境將培養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所描述的“敘事想像”，通過在他人生活背景下深入了解他人的故事，我們擴大了對自我的理解（1998）。參與視覺藝術是一種自然的交流方式，可以關注敘事想像，融入原住民和原住民的故事，同時設想新的學習空間模式。

2050 年的學習環境將反映多世代和多面向社群學習；以體驗、探究、協作和跨學科方法為主的統整課程，重新構思教育環境並超越今天所知道的學校結構，以及創造科學、技術、工程和藝術的共生關係。知識將過去與未來的不確定性聯繫起來，想像力將引導全球公民實現願景時，同時保有謙遜、驚奇與毅力、同理心與責任。

正如教育家約翰杜威所說，2050年所謂基本學力需要轉變，教育包括“靈活的目的”（1938）；與其強調知識的轉移，不如鼓勵透過調查發現的探究過程的探究活力。到 2050 年，學習空間將激勵學習者在想像的可能性中建立支持和信任的關係，並堅持解決諸如水資源不安全、貧困、環境破壞、移民和不公正等全球性問題。當學習環境鼓勵想像力時，我們就有機會如教育哲學家 Maxine Green 提醒我們：＂共同努力揭開隱藏的東西，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情境化，辯證使我們處於邊緣地位的結構，這可能使我們活著”（1995, P115）。創造過程使我們保持感知難以察覺的事物，50 年前肯定很難想像，例如數位媒體、網際網路和新媒體等。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想像人類在30年內互動的各種方式，但我們可以相信，積極觀察與感知的美感經驗將影響我們的社會如何詮釋“美”以及美的社會、文化和環境對人的影響。

培養想像力和審美感知是開闢學習空間的關鍵。創作過程始於探究、實驗、發現、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學習的途徑。當我們想像 2050 年的教育時，我們相信視覺藝術優化豐富了全球社會所需的情景；無論是積極參與繪畫、設計、數位媒體還是 3-D 建築視覺素養，都為所有年齡和所有文化的學習者提供新的學習空間中協作的想像力。視覺藝術創造了既肯定生活又可行的思維習慣，為 2050 年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諸如視覺調查、問題解決、重新定義問題和挑戰、參與探索和分析、好奇心、複雜情境的工作、批判性的反思、合作以及利用媒體開拓視野都是解決複雜社會文化問題的有力方式，這將是 2050 年學習的核心（ Eisner，2002；Spehler 和 Slattery，1999；Taylor，2011；Tepper 和 Kuh，2011）。

為了發現可行的替代方案，取代過時的學校結構、科目、成績和能力劃分，並超越自動化、教條主義等，我們需要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合作的方法。 創作過程包含多元化，並為學習者提供了一種不斷發展的方式來與世界相遇和交流。學習空間讓孩子在共同生活的全球社會和自然世界的背景下，將情感、智力、身體和精神學習聯繫起來。視覺素養解放了思想和靈魂，重塑教學的方式和內容，並有助於重新識別自我。

**結論**

作為 InSEA 的成員，我們預見到一個教育系統，其中和平、包容、多樣性和理解的價值觀，顯現於教師和學習者的學習環境中。教育將在專業藝術教育工作者的創新學習空間中進行；學習者和教師互為主體的教育觀點將包括藝術實踐與思考的工作室心智習慣（Hetland，2007）；教育系統整合情境、情境知識及其通過非正式和非正式學習方式的傳播方式。

我們進一步將教育界定為無處不在、靈活和創新的系統，這些系統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和敏捷性，可以整合不同能力的人，而不需要統一的學習和評估標準。 到 2050 年，所有教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原住民領袖和長者、家長、多學科研究人員／教育人員）都將重視視覺藝術和設計教育，將其成為職前和在職專業學習的一部分。以視覺藝術為學習的核心，全球社群將有機會納入包容性和多樣性，培養創新的教學法，培養創造力和想像力，並重新設計學習空間，以解決誠信、共同利益和“現實世界”的問題。